

人世间

凡人的幸福

刘洪

(一)

下雨的早晨

早晨突然下起了小雨。

秋雨分外凉。我打伞去海边散步，迎面遇见一位老太太，她推着一辆独轮小车，车上捆着纸屑和饮料瓶儿——显然刚从海滩上捡的，正走向小区西端那个废品收购站。

小车上的废品堆得老高，把她的视线给挡住了。她伸长脖子，仰高下巴，希望看清前方的路况。她走得战战兢兢，前方的水泥路面被雨水淋得白茫茫的，像是深不可测的海水，晃眼，吓人。翻车或撞车，似乎随时都会发生。

前方驶来小汽车，她能及时听见，赶紧止步，停车，或往路边靠靠，静静让行。汽车喇地驶过，她哆嗦一下，抖抖精神，摸索着，继续前行。

她的耳朵好灵啊。苏东坡的散文小品《游沙湖》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余以手为口，君以眼为耳，皆一时之异人矣。”眼前这位老太太，是在“以耳为眼”，也是一位异人。

雨中如此慢行，是会把车上的纸屑给淋坏的，老太太肯定想快点走，快点赶到废品站，却又走不快。她该多焦急啊，心里会暗暗埋怨老天爷吧。

尽管走得艰难，身上又淋得湿湿的，但是当我走过她身边的时候，从她的脸上分明能看见一抹儿暖暖的笑。那笑容分明闪耀着一

我从森林公园走着回家，身后追来一个老汉拦住我说：“哎，帮个忙吧，我，我是……”他结巴得厉害，脸上闪着汗光，用一连串听不懂的鲁西方言乞求着，我一阵厌恶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身上没带钱。”

他追上来喊着：“不是的！我，我有急啊！”他辩解着，嘴角冒着白沫。

我说：“我真的没带钱！不信你看。”我用手拍着瘪瘪的裤兜。

“错啦！”他大吼起来，“我不是个讨饭的！”

他把“讨饭的”喊得尖响，眼瞪着，似乎有火焰喷出。

这时我才注意到，这是一个黄毛老汉，眼珠很黄，胡茬和短发都是黄黄的，背着一只浮着黄尘的双肩包。

他把背包放在地上，从里面掏出一张信纸，纸上歪斜地写着这样一行字：森林公园，园林处，割草的刘万山。

“你要寻找刘万山？”

“对对对！”

“你迷路了，找不到刘万山了？”

“对呀对呀！”他笑了。

我说：“这公园的西面就有个园林处，你跟我走吧。”

我们往西走，路上我不断好奇

种甜蜜的心情，那心情简直是有声有形的：废品站就在前面不远，这满车的宝贝就要变成钱了。

这种心情，和退休人员去银行取出当月退休金时的心情绝对是一样的；这种心情，和农民们经过春耕夏耘，终于迎来金黄的秋收时的心情绝对是一样的。凡是劳动所得，即使是区区的块儿八毛，也珍贵，都是极为高贵的。

我更崇敬她们那种不怕他人白眼的勇气。当她们从海滩上捡起一只饮料瓶的时候，就像是从一棵石榴树上摘下一朵灼灼红花，那么自然，那么坦然。还有，她们即使老眼昏花了老腿发颤了也不肯坐在家里干等别人养活，这种自立、自强与自尊，也令人敬佩。

这些优良的品性来自从前那些漫长的苦日子，几乎和我们的民族一样的古老，是一种日趋珍稀的却正被眼下的一些人鄙视抛弃的“传家宝”。

在这秋雨飘飘洒洒的早晨，因为遇见了这位高贵的老太太，我对“劳动无贵贱之分”这句话有了明晰深刻的理解。

哎？她止步了，停了车子……前方并没有来汽车，她要干什么呢？

她把车子放下，直起了身子。她直起身子后，我才发觉她原来是一个驼背的老人。

她佝偻着身子迈着碎步，急急地横穿湿亮的路面，走到一片小店的门侧，从一个垃圾桶里抓出了一只淋得半湿的红艳艳的水果包装盒。交给左手，她右手又伸进桶里，抓出了一只白色的纯净水瓶子，用牙咬着瓶盖，右手娴熟地把

地问话，并从他细碎的回答中得知：老汉71岁，刚下火车，坐17路车来东郊，一下车迷向了。他割草，每天90元。他闺女，离婚了带儿子住娘家。外孙大了，要讨媳妇，需要钱……

我老是问东问西，他有点烦，走到一处林木森森的路口时，他不走了，断然说：“谢了哈，我自个去找吧。”我喊他，他反而加快了脚步，逃跑似地。

这个老汉肯定怀疑我是个坏人！那个双肩包，显然是他外孙用旧的给他用的。

我独自西行，阳光很毒，头皮被烤得滚烫。忽然听见机器声，是割草的吧？我加快脚步来到一棵杨树树下，几个老头正在犁地栽花。

我想起另外一些老人，一些70多岁的老太太。她们在东郊海滩做保洁，没有节假日，即使大雨大雪，也能看见她们劳作的身影。刮大风的日子，我真担心她们会被风卷进海里。虽然工资挺低，一个个却很满足，甚至心怀感激，感激社会给了她们一份好工作。每次看着她们的笑脸，我都心怀敬佩。

继续西行一会儿，又听见了机器声，路边五个上了年纪的老

瓶身旋下，一扬手，咕突突地抖净了瓶中的残水。随后，她看了看路的两端，迈着快快的小碎步，急急地回到小车旁。

她很瘦，瘦得像是一片枯叶，但她跑的时候，又有着少女般的轻盈灵巧。她跑过湿滑的路面时，我分明听见她笑出了声。她将新捡的“宝贝”使劲地插进车上绳索的空隙处，抬头喘了几口大气，背着两手，微笑着，有点小得意的样子。她推车继续西行，两腿喜滋滋的，你追我赶的，往前迈动。

那满车的“宝贝”，我估计，最多能卖五元钱吧。

“五元也是一笔大钱啊，没有五元，哪来的百元、万元？”如果我对她说起五元的“小”来，她肯定会如此批评我。这样的老太太，最懂得小与大的辩证关系。

在中国，所有“会过日子”的母亲，都是精通辩证法的哲学大师。因为精通生活哲学，一点小乐子也会使她们乐观起来。因为太容易乐观了，她们往往会比自己的男人多活好多年呢。

我纳闷，她本来一直盯着前方的路面，路南面垃圾桶里那两件“宝贝”，她是如何发现的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所有被遗弃的瓶儿盒儿大概都有一颗滚烫的心吧。它们做梦都想通过她的操劳而一改命运，完成由垃圾到宝贝的华丽变身。它们和她，心有灵犀，命运相关。

我为我的发现而激动。这位高贵的老太太不仅是个异人，还是个神人。

雨下大了。我想帮她一把，于是握紧雨伞，向她大步走去……

(二)

美丽的苹果

一位网友说：凡是七老八十还在拼命干活的人，只能说明他们人生的两个失败：一是个人的失败，二是子女的失败。

我觉得这话说得残酷而武断。其实，有太多闲不住的老人，不仅没有可怜相，反而让人觉得他们是那么优雅刚强。

她是一位80多岁的农村大娘，正坐在我们小区的大门口摆小摊，卖苹果。苹果是她儿子侍弄的，是一种早熟果。

每天早晨6点，她出家门，拖着一辆小板车，上面驮着满满一篓子苹果，走到村西头的公交站点，乘坐北行进城的50路车。她坐车免费，上了车，总有人为她让座，还有人帮她往车上搬苹果。下车时，也经常有人帮她往下搬。有时没人帮，她就自己搬，从不张口求人。下了车，她拖着板车往东走，就像是牵着一名贵的小狗，“哗啦哗啦”地叫着，既刺耳又激情。走到我们小区大门口，她就不走了，为什么要把这儿当成终点站呢？她说：“这懂的人，钱有的是！”

其实，这大门口的好处多着呢！往西，能看见绿油油的凤凰山，往东能看见蓝汪汪的大海。中午天热时，还有阵阵的穿堂风，凉爽。

太阳升高了，把大门口照得金黄。她在面前铺上一块塑料布，塑料布干干净净，绿绿的，像是一小块香喷喷的草地。她解开篓子上的包袱结儿，把苹果一个一个请出来，轻轻地码在“草地”上。那些苹果不是很大，但个个丰满娇艳，黄澄澄的，果腮一律是红扑扑的。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一种苹果。

她生怕苹果还不够鲜亮，每拿出一个，便用一块洁白的手绢擦拭，连果蒂也擦得干干净净。

摊摆好了，她挨个欣赏着，一会儿给这个挪挪窝儿，一会儿又给那个转个身，把苹果葱俊的红脸腮朝着路人。她不像个果贩，倒像个导演，像个鉴赏家，她喜欢欣赏她的美果，喜欢充分享受卖果的过程。她掂动苹果的手势很好看，细白的兰花指，稍长略尖的指甲，让人相信她年轻时肯定是个喜欢绣花钩花的漂亮村姑。她凝视苹果的眼神，充满柔情，最是楚楚动人。

我问：“你这苹果是什么品种？”她说：“什么品种我不知道，反正平时我叫它小巧儿。”

她守着她的小巧儿，静静地坐着，也不吆喝。她充满信心——果色果香就是她的吆喝；每当路人闻香转头，朝苹果瞧过来，她就朝人家笑笑，是那种文静的笑。一些散步的老太太走过来和她说话，她就手抓苹果往人家手里塞：“吃吧吃吧，稀甜的呀！”她的好人缘，就是她的吆喝。

一天，走来一位老伯，是小区的“土著”，笑眯眯的，福相。他走到果摊前，双手背在身后，逗她：“大妹子啊，你把你的小巧儿擦得再水灵也卖不掉的！”

这话说得多难听！她说：“卖不掉俺就自个儿吃，不用你瞎操心。”

“你求求我，说句好听的，它们才能卖掉。”

“哼，小样儿吧！”大娘把头一转，不理他。她望着东面，大坡下，海面蓝一块绿一块的真好看。

“我就蹲在这，等你一会儿求我帮你卖。”

这时来了一位女大学生，看中了大娘的苹果。过秤时，大娘突然慌了，“我的秤呢？哎呀糟了，我把小秤儿撂在车站上啦！”

大娘霍地站起来，抬起脚撒腿就要往西面的公交站点跑。

“回来回来！你看这是什么？”

回头一看，啊，那个糟老头儿左手拿着杆秤，右手还握着秤砣呢。

大娘惊喜地喊：“哎呀！哎呀！”原来，她下公交车时忘了拿秤。随后下车的老伯，把小秤窝藏着，悄悄放在她后头，想逗逗她。

面对大娘的索要，老伯倒退着笑着逗着。大娘旋即扑了上来，扎煞着双手，像是老虎，老伯竟败给她了……

当时我在场，夸大娘说：“就凭这一身的功夫，您能活上一百多岁！”

可是，去年卖苹果的时候，我没看见那个大娘。今年，也没见到她。在附近的水果市场寻找，都没看见她。她去哪儿了呢？

没了美丽的果摊，小区大门口顿觉空空荡荡的。

(二)

清甜的草香

汉正在绿化带割青草，个个绿头绿脸的。

“谁是刘万山？”我喊。

一个秃头老汉抬起头问：“我是，么事？”

我说：“刘大爷啊，我可是找到你啦。”为何如此激动呢？我说不出来，只是觉得当时的我好像就是那个迷路的外地老汉。

听了我的陈述，刘万山撩开大步往东跑，边跑边喊，去追寻那个老汉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心里很美，我用行动证明我不是个坏人。那天下午，我和妻子坐车去养马岛，看见路边几个老汉在割草，其中就有那个黄毛老汉。他遍体草绿，一台油腻腻的割草机挂在他的胸前刺刺地轰鸣。他干得很专心，草香如风，储满车中。

“劳动使人忘记忧伤，劳动使人变得有尊严。”这是电视剧《平凡的世界》里的一句话，字字千钧重。

继续西行一会儿，又听见了机器声，路边五个上了年纪的老